

“我”与“非我”的互现与冲突

——论《俄狄浦斯王》对人类理性的思考

陈柯文 樊陈新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DOI:10.12238/er.v8i10.6485

[摘要] 在理性发展与张扬的时代潮流下，索福克勒斯创作《俄狄浦斯王》凝结着作者关于人类理性的思考，反映出他对时代的隐忧与人性的思考。俄狄浦斯对真相不顾一切的追逐恰如人类对理性的推崇与向往，而在此过程中俄狄浦斯以非理性的行为所犯下的罪过则导致他最终堕入命运的悲剧之中。同时，从认识的主体性出发，俄狄浦斯追逐真相的过程正是其理性之“我”与非理性之“非我”不断互现、背离、冲突的过程。该研究将立足于剧中反映理性与非理性的具体情节，探索在“我”与“非我”的冲突之下作者对人类理性的思考。

[关键词] 《俄狄浦斯王》；古希腊；理性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识码：**A

The Mutual Manifest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I" and "non-I" — On Oedipus the King's Reflections on Human Reason

Kewen Chen, Chenxin Fa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xuberant trends, Sophocles' creation of "Oedipus the King" embodies the author's thoughts on human rationality, reflecting his hidden concerns about The Times and his reflections on human nature. Oedipus' desperate pursuit of the truth is just like human beings' admiration and yearning for reason. However, in this process, the SINS committed by Oedipus through irrational behavior led him to eventually fall into the tragedy of fate. At the same time, starting from the subjectivity of cognition, Oedipus' process of pursuing the truth is precisely the process in which his rational "I" and irrational "non-I" constantly manifest, deviate from and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will base itself on the specific plots in the play that reflect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and explore the author's thoughts on human rationality under the conflict between "I" and "non-I".

Keywords: Oedipus the King; Ancient Greece; Rationality

引言

公元前三、四世纪，古希腊大规模的殖民活动极大的瓦解了传统部落，使人们脱离传统社会，成长为更加自我的个体；希波战争等对外战事的胜利刺激了思想自由，尤其在雅典，随着民主制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文化地位崛起，各种思想涌入。哲学与传统宗教社会分离，人类对知识的渴求与宗教的世界观形成了对立，人的力量和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突显和提升，促成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从对自然的依赖与膜拜中独立出来的古希腊人从此获得了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自信与强调，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对理性的推崇与张扬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导风气。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是我们人的存在中最高级的部分：人类个人真正存在的东西。一个人的理性，是一个真正

的自我，是他的存在的中心”^[1]。作为雅典人的索福克勒斯对此有着深切的觉察，他的作品《俄狄浦斯王》通过对“我”与“非我”的互现与冲突，向观众展现了人类在追求理性的过程中矛盾与冲突的一面。从认识的主体性出发，展现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解构的怀疑二者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在崇尚理性的文化语境中，正是主体意义上的“我”对于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曾经存在或难以避免产生的非理性的“我”——“非我”的反思^[2]，而“我”与“非我”在同一个角色或不同角色上的呈现推动了悲剧的进程，最终织下了一张命运的大网，更映射出复杂的人类理性。

1 理性的构建：对“我”的理性书写

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将理性赋予了每一个人物。例如俄狄浦斯的父母拉伊俄斯夫妇，在得知儿子将弑

父娶母的神谕后，将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俄狄浦斯丢在“没有人迹的荒山”，以避免这一悲剧的出现；当忒拜城的先知忒瑞西阿斯在面临追问时，为了阻止俄狄浦斯的调查，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拒绝向这位君王提供线索；作为本剧中底层人物，拉伊俄斯的牧人在面对报信人和俄狄浦斯的质问，身处暴力的威胁之下时，出于对这位圣明君主的爱戴，为免其遭受身败名裂的命运，他同样竭尽所能阻止俄狄浦斯追查事情真相。

除了次要角色外，理性的书写更集中于主角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通过人物正面的描写与臣民对其的侧面评价，将全剧中心主人公的俄狄浦斯塑造成理性精神的化身。俄狄浦斯以城邦之主的身份出现在响彻求生歌声和痛苦呻吟的忒拜王宫前，面对携带着臣民祈愿的祭司，俄狄浦斯充分展现出一名合格君主的责任与担当。“我愿意尽力帮助你们”“我的悲痛同样是为城邦，为自己，也为你们”“须知我是流过多少眼泪”^[3]一系列言语都从正面展现出俄狄浦斯的理性精神，表达出一名君王在城邦遭受灾难时的焦虑、责任与担当。

同时，透过祭司的话语，作者从侧面维度展示出忒拜城的臣民们对俄狄浦斯的忠诚与热爱。“我们是把你当作天灾和人生祸患的救星”“全能的主上”“你曾经来到卡德摩斯的城邦，豁免了我们献给那残忍歌女的捐税”“你靠天神的力量救了我们”^[3]……结合臣民的评价，我们了解到俄狄浦斯除掉人面狮身兽的光荣事迹以及对神明的忠诚与信仰，不可不谓之一名伟大的君主。由此可知，在全剧开场时索福克勒斯就以正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塑造出一个伟大、贤明、理性的国君形象。

对待罪人的凶罚，回馈盟友的祝福以及对真相的执着，使得赏罚分明，威严肃穆的国君形象得以呈现。至此，作者对俄狄浦斯“我”的理性构建基本完成。在理性的维度上，俄狄浦斯之“我”拥有君主、城邦的救星、赏罚分明的审判者等角色身份，这样的角色建构赋予了作为人的俄狄浦斯人性的崇高与伟大，伟大的功绩、强烈的责任感与理性意识使得俄狄浦斯的人格似乎已凌驾于平凡的人性之上，无限接近于伟岸的完美无瑕的神性。

然而，更值得思考的是，在全剧的末尾真相大白后，俄狄浦斯的理性之“我”没有让他选择逃避，而是直面惨淡的现实，刺瞎双眼，自我流放，自觉而勇敢地承担起这本不属于他的“无辜”的罪过，将一个君主尊严的姿态和理性的意志保持到了最后一刻。如果说前文中俄狄浦斯的理性“我”更多是反映在行为意义之上的，那么结局理性意志的复现则主要反映在俄狄浦斯的认知层面，即对“真理”价值的推崇和信奉，即便自我无罪，也要承担其导致的后果。俄狄浦斯对社会伦理的自觉意识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雅典社会中人们对理性意志的推崇以及自我认识的发展已经走出了哲学的殿堂，进而被逐渐强化为一种道德律令，为雅典社会所接受。总之，索福克勒斯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书写全剧各角

色认知与行为中所反映的理性意识——尤其是俄狄浦斯之“我”的理性意识，构建起角色之“我”追求理性且努力践行理性的性格与原则，为戏剧后续的冲突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进一步讨论人性之中理性意识的双重特质，即非理性的层面埋下伏笔。

2 非理性的呈现：“非我”的解构与冲突

索福克勒斯在完成对人物“我”之理性意识建构的同时，也悄然为他们埋下了悲剧的陷阱，进一步探索在理想意志影响下的“非理性”意识的斗争；通过一系列背离理性意识的“非我”形象呈现出为雅典社会所贬抑的非理性色彩，他对“非理性”的表现贯穿于戏剧的每一个角落之中，且非理性的性格特征与理性的行为方式同样存在于俄狄浦斯等人身上，这样的冲突深刻反映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

从剧本整体看，我们发现《俄狄浦斯王》所折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缺乏理性的世界：无辜的俄狄浦斯无端地要承受神谕的命运，自出生就被钉住左右脚跟遗弃荒野，而忒拜人也同样重复了俄狄浦斯的悲剧，即使俄狄浦斯是如此的勤政爱民，为人民所信任，也难以阻止瘟疫之灾的降临，一切都是那么不合逻辑、不可理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所说的“突转”，即“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在此，如同“发现”折射出人的理性特征一样，“突转”则可视作世界之非理性的表现，看似秩序井然的世界也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这与其表面上所表现的井然有序形成了极大的冲突：偶然和必然是交织在一起的，世界本身没有规律，也没有法则，善良的人也会受到悲剧的愚弄，正如剧中的俄狄浦斯。因此，在我们分析俄狄浦斯等人“非我”的非理性形象时，首先需要将其置于世界的“非我”法则中，才更能深切地感到人类理性在世界非理性面前的荒谬与虚弱。

从人物本身的非理性形象看，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最直接地反映在主人公俄狄浦斯的人物性格中。俄狄浦斯在光明与预言之神福玻斯·阿波罗对他杀父娶母的预言下，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本是人类理性抗争的展现，但在实践过程中，却一再偏离，逐渐走向了非理性的道路。离开科任托斯后，他并未通过理性思考来规避预言的实现，他在面对拉伊俄斯的车队时暴起杀死车队的所有人，在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后迎娶先王拉伊俄斯的寡妻伊俄卡斯这样一个与自己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在得知拉伊俄斯殒命之处时抱着侥幸心理继续追查案件；除此之外，对先知的辱骂、对牧人等人的粗暴等一系列行为都表明，俄狄浦斯的人性中存有粗暴、侥幸、多疑的非理性的一面，是他的易怒、多疑、武断、傲慢等性格缺陷使他堕入了悲剧的深渊。

无可否定，俄狄浦斯的悲剧从外在的表现来看，确实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但是，实际上这些性情不过是俄狄浦斯人性的外在表现，它们其实来自俄狄浦斯人性中更本质的一种非理性因素：强烈而偏执的激情——对自身理性的崇信和

盲从。以俄狄浦斯追查真相的行为为例,他始终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凭借着自己的理性查明事情的真相,从先知,王后,再到报信人,牧人,俄狄浦斯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真相的追逐,不放下任何一个“水落石出的时机”,“我决不会被证明是另一个人”^[1],俄狄浦斯对自己的信任具有超越一切的伟力,逐渐偏向了对自我的盲崇,最终使俄狄浦斯失去了逻辑推理与利弊权衡的能力,而更多地为情绪和直觉所支配,变得易怒、多疑、主观臆断。

结合上文中作者对理性精神的建构,我们能够发现作者为俄狄浦斯的“我”和“非我”设置了多重角色身份,并使得他们在规定的情境中相互冲突和否定。理性之“我”是忒拜城的国王,城邦的救星,解答出斯芬克斯之谜的智者,可亲的丈夫,公正的审判者;非理性之“我”则是杀死忒拜城老国王的凶手,城邦的灾难,乱伦的儿子,粗野的施暴者。事实上,俄狄浦斯追寻真相的过程,就是“我”寻找“非我”的经过。而在此之中,“我”和“非我”的多重性格在俄狄浦斯身上不断地复现,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理性的、正义的“我”时时被一个非理性的、含混的“非我”所困扰、消解,以至于“非我”成为“我”在非理性背景下活动的更为真实的身影:在理性之“我”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过去的“非我”验证了弑父娶母的神谕,是天下最大逆不道的儿子,是给城邦带来严重污染的人。理性之“我”出于自信和责任而追查凶手,却一步步把自己推到受审席上。总而言之,当“非我”的面目明晰时,也就意味着英雄的、理性的“我”被彻底解构,彻底否定,最终迎来刺瞎双眼,放逐出城的悲惨结局,这是《俄狄浦斯王》对人性最深刻解读,也让理性是否可能成了千百年来无数贤人所思索的重要问题。

3 命运之下,理性何以可能

《俄狄浦斯王》在描绘完理性之“我”与非理性之“非我”的冲突与复现以后,重新将问题留给了读者:在命运之下,人类理性的力量是否可能?何以可能?

在索福克勒斯的认识上,非理性与理性是对立的,冲突的,从他非理性的因素作为悲剧的根源这一创作方法来看,索福克勒斯本人对非理性的行为是贬抑和拒斥的,以俄狄浦斯为例,他的失败也就是理性对非理性的失败,非理性之“非我”的盲目与强大让理性之“我”的智慧与善良消隐,将人引入歧途,导致人的堕落甚至毁灭,由天神沦为禽兽,高贵变成了卑贱,文明变成了野蛮,聪明变成了愚蠢,可敬变成了可耻。

俄狄浦斯的抗争失败了,但是人类的抗争却永远在进行着。索福克勒斯并没有失去对人类理性的信心,因此,在全

剧的末尾,俄狄浦斯选择刺瞎双眼并放逐自己,来作为对自己罪恶的惩戒。这是俄狄浦斯理性之“我”的复现,体现出他对“非我”所做的一切非理性行径的拒斥与悔恨,使得他在最后时刻以一种悲壮而尊严的方式燃起了理性精神的火炬,成就了自己高贵的精神与不屈的人格。

《俄狄浦斯王》中没有对理性至上的吹捧,也没有对理性无用的悲叹。在剧中,人的理性是被悬置的,恰如俄狄浦斯这个双关语:“脚肿的人”既可以表示一种“神迹”,也可以表示一个残疾人;“懂得关于脚的谜语的人”既可以表示懂得神的语言,也可以表示“野蛮人”即不可理解的说话结巴的人^[5]。半人半神的俄狄浦斯是不可捉摸的,人类理性的力量也同样是难以知晓、无法确证的,众神手中人类的命运更是难以对抗、无所可知的,这正是作者在发现雅典民主社会繁荣之下的危机后的担忧,但正如俄狄浦斯悲壮而尊严的结局,索福克勒斯从未放弃对理想人格的探索与追求。

4 结语

《俄狄浦斯王》作为古希腊悲剧的巅峰之作,其价值是永恒的,虽然他不像斯芬克斯之谜那样存在一个确证的答案,但他将人性探索引向更深的维度,他告诉了我们另一个朴素的真理:“我们永远在认识自己”。这种对主体性的哲学叩问,在当代人工智能开始模拟人类思维时,俄狄浦斯的悲剧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永远在自我认知的途中跋涉,这种永恒的未完成状态,正是人性最本质的光辉。

[参考文献]

- [1]邓宏艺.理性的悲歌——重读《俄狄浦斯王》[J].贵州社会科学,2007(3):83.
- [2]朱玲.重读经典:《俄狄浦斯王》双重隐喻[J].外国文学,2002(1):89.
- [3]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M].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4]胡碧媛,刘娜娜.理性主义缺失下的俄狄浦斯悲剧命运分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8(7):46-47.
- [5]唐根希.理性与疯狂:《俄狄浦斯王》对人性的双重解读[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2):104-105.

作者简介:

陈柯文(2003.10-),男,汉族,江苏江阴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樊陈新(2003.10-),男,汉族,江苏昆山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